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繡雲閣
第八十四回 游碧玉是非顛倒 選北海道友重逢

靈宅子得了三萬六千野鬼，固喜佈陣有人，心裡暗思：「如再得野仙助之，更為美好。」於是祥光駕動，四面雲遊。他日，雲頭遙望，一山高聳，清光時起，或隱或現。靈宅子不知是何地界，雲車驅動，竟投此山，暗暗墜下雲頭，呼當方而問曰：「此山何名？」當方曰：「碧玉山也。」靈宅子曰：「山內何仙在此煉道？」當方曰：「盡屬三緘仙官門徒。因九頭獅精霸佔此山，師徒與戰大敗，自戰敗後，各散一方。今被紫霞諸真將彼師徒隔著，尚未團聚，故約集在此，以候三緘焉。」靈宅子曰：「原來如是，吾當一訪。」當方退。

靈宅暗計：「如將碧玉山煉道諸人刁弄從吾，三緘命必休矣！」心喜機緣相湊，緩款來至山頂，早為狐惑見之。靈宅不慌不忙，假意採集藥料，東張西望，若有所尋。狐惑上前詢曰：「道士何來？來此何事？」靈宅子曰：「在洞無聊，特來此地採集藥料，以煉仙丹。」狐惑曰：「爾屬左道旁門耶？」靈宅子曰：「爾何所見，而以左道旁門視吾？」狐惑曰：「玉液池頭，金丹自有，煉之以離宮之火，久久必成。道士不採於身，而乃區區於草根木皮，採諸山外，知非個中人也，故以左道旁門視之。」靈宅子曰：「閒言休講，爾師何人？」狐惑曰：「吾師三緘仙官耳。」靈宅子曰：「爾言三緘，其殆虛無子脫胎塵世，奉紫霞命以闡大道於人間者乎？」狐惑曰：「正是，正是。」靈宅子曰：「如此，吾係靈宅真人，爾師未入世時，原與吾為好兄道弟。」狐惑喜曰：「聽爾之言，乃吾師叔。吾等未聽訓誨已數年矣，師叔此來，如情念吾師，曷為姪輩教之？他年有成，感激不淺。」靈宅子曰：「大道無私，代教何辭？特恐爾師異日言吾將道教錯，而為子責也，不亦勞而無功乎？」狐惑曰：「吾師氣量最大，不似野仙之流，動輒咎人與事，以害道友者比也。」靈宅子聞狐惑一言，打人心坎，幾汗顏而不可自制。然思到陰風陣中之辱，又不捨復仇之舉，乃乘機言曰：「只要爾師量大，吾師叔暫為爾等代勞一二焉。」狐惑見靈宅子肯為教授，遂迎入洞，遍告三服、樂道諸人，同來參拜。

靈宅子命坐於旁，問及三緘所授之道。三服等曰：「吾師所傳，僅有四語。」靈宅子曰：「四語如何？」三服曰：「虛無圈子圓復圓，不時呼吸入丹田；靈根每得勤勤溉，丹基初立止無前。」靈宅子曰：「爾師所傳僅此，胡弗再進一層？」三服曰：「得此傳後，師徒分散，至今不見蹤跡，故於大道未得進境焉。」靈宅子曰：「爾等欲吾代傳，須擇一幽深洞宇，自詰朝始傳道，以三日為度。爾諸弟子各宜竭乃心力，苦苦習之！」言罷乘雲而去。

是夜，三服呼齊道兄道妹，在洞議曰：「明日師叔傳道，爾等均願習否？」鳳春曰：「曠野深山，遊仙甚眾。倘非正道，他日何以見師？」三服曰：「試看明日所傳若何。正則習之，邪則棄之。其中自有經權，未可執一格以相繩也。」計議停妥，俱各安寢。

次日，三服統領男女妖怪候於洞外。候不一刻，靈宅子雲車墜下，坐於洞中。三服等朝參已畢，靈宅子曰：「爾諸徒眾靈根既固，吾來指爾前進一層。」三服諸人齊稽首曰：「師叔所教，敢不遵之！但不知師叔此來，所教何道？」靈宅子曰：「靈根堅穩，不出虛無圈子。是宜內養神火，濟之以坎，玄膺氣管，以受精符。」三服曰：「胡為精符？」靈宅子曰：「精符者，以精合神，取水以制人也。精在我家，乃名子精，將此子精急急固濟，以為扶助，正一自可念華焉。」三服等受此一教，心服靈宅子善於指點，無不佩服。靈宅子見三緘徒眾各皆敬禮，逐漸浸潤以左道之術，而三緘之弟子不知也。自此三日一教，往來不擔三服等欣然學習，群倚靈宅為仙梯。

久之，靈宅呼諸人來至虎噴山前，看排野鬼大陣。將陣排妥，恨無統鬼將帥，因以黃旗一面，命三服持之。三服接過黃旗，四面摩動，萬鬼齊來聽調，個個見三服之面而欣喜言曰：「吾等自與鬼王分別，不知散於何方，孰料今茲又得重逢，真萬千之幸也！」三服忽見野鬼齊集，動了昔日相隨之情，不免纏綿流連，形於色外。靈宅知機有可乘，暗暗念動真言，一時野鬼盡化為奇形怪像。三服此際，恐野鬼以形像之異，視己愈輕，遂顯前日威風，大嘯一聲，化作丈八雄軀，青面獠牙，甚是可怕。靈宅子喜曰：「吾布此陣，統領有人矣！」當收陣勢，命樂道等先歸，獨留三服一人，食以靈符。三服誤認此符為助道之用，吞而辭別。

剛到三日，傳道期臨。靈宅來至洞中，傳齊諸徒，強將大道講論一番。然後徐徐向諸子言曰：「吾代三緘傳道，終是空勞其力。」三服等齊聲詢曰：「師叔何以空勞其力耶？」靈宅子曰：「爾師而今墜於四害，大道已失。前日上帝怒紫霞誤命其人，貶為野仙，且將三緘打入陰山受罪。爾等猶癡心空望，是自誤耳。不如拜吾門牆，棄了三緘這條妄想，待吾著實傳爾大道，方可有成。如吾不言，不識要俟何年，爾等始能知也！」三緘諸徒聞得這番言語，有全信不疑者，有將信將疑者，有疑而不信者，紛紛不一。靈宅子復乘機言曰：「吾言如是，爾如不信，可在碧玉山守之，看爾師尊何日來此。吾將歸矣，教止於是矣。倘有信吾言者，將師拜後，再傳大道。」言畢，飄然竟去。

是時，三緘諸徒彼此是非顛倒，悶悶不語者半日。惟翠華、翠蓋稍有識見，向諸道兄曰：「靈宅真人之言，乃虛謬也！」三服曰：「爾何知？」二翠曰：「凡人有恨於人者，其詞怒；有求於人者，其詞和。靈宅真人提及『三緘』二字，則言甚亢厲，說到拜門一事，則語極從容。以此觀之，必與吾師有隙。吾姊妹寧使終身不得其道，斷不以彼為師！」三服曰：「女徒中不以靈宅為師，各隨其意。爾隨道弟，有願師事之者乎！」樂道曰：「吾欲暫投門下，看又如何？」狐惑曰：「爾二人背師命而拜師，其心安忍？吾與西山道人等以師教自守，即終身不得其道，亦不怨之！」三服、樂道急於得師，不復多言，駕著風車，竟投靈宅。

翠華、翠蓋謂眾道友曰：「二人既投靈宅，靈宅詢及吾等，三服必以實告。靈宅不樂，定假山法，尋事加害。吾等法力烏能敵彼？不若另尋他所，以待吾師。」西山道人曰：「爾言甚是，可即離了碧玉，遠覓他山以居之。」狐惑曰：「以吾言之，靈宅子必使三服歸來，揚言傳道之妙，炫耀吾等，務將吾等再三請求；不去；始行加害。此定理也。」棄海曰：「吾等即去，有負二人。且待彼歸，同破其迷。若匪石不轉，然後他適。如此，可以對三服、樂道同學之情，亦可以對吾師尊於相見之日。」西山道人曰：「棄海道兄所言亦是。」遂各歸洞煉道以待。

樂道、三服果然循環而至，揚言傳道之妙，以求眾友從靈宅為師。棄海諸人苦下說詞，勸彼以三緘為重。二人迷於靈宅，業已甚深，見諸道兄不從其言，震怒歸去。翠華曰：「今可行矣！如再遲緩，靈宅之害至矣！」於是各駕妖風，遍覓佳水佳山，為修道地。遙遙望見北海關前山水俱佳，催動風車，同墜關下。左右環顧，山似城立，水繞如蛇，真足令人玩賞不置。

翠華等以此地面幽雅可愛，欲尋一所在，以為棲止。沿山覓遍，惟桃林內有二石洞，高懸若鏡，寬大異常。棄海見而喜曰：「有此二洞，一為男室，一為女室，恰合吾意。然棲身之所已得，誰先入洞一觀？」狐惑曰：「吾先入之。」西山道人曰：「狐道兄善於言詞，先入甚好。」狐惑遂將妖風駕著，直到山巔，來至洞前。剛欲入矣，桃英突自內出，曰：「爾屬何妖，敢窺吾洞？」狐惑曰：「吾是九頭獅精，特來擒爾！」桃英聞說，持劍相鬥。狐惑力不能支，飛奔下山，告之棄海曰：「吾剛欲入，洞內出一紅衣女子，手持雙劍，殺法厲害，吾難對敵，敗下山麓。且看爾等誰去交鋒？」椒花子曰：「吾去擒之。」狐惑曰：「只爾獨去，恐彼洞內還有妖魔，須去二人接應才好。」金光道姑曰：「吾亦願往。」二人至，桃英道姑曰：「爾二妖來此胡為？」椒花子曰：「特來擒爾下山，與吾狐惑道兄成其親眷。」桃英面赤如火，舉起雙劍，直刺椒花子。金光道姑見椒花敗下陣來，從旁殺出。左洞內又一妖女，手持棠花棍，來敵金光。金光道姑捨了桃英，即戰棠英。桃英捨了金光，復戰椒花子。錯雜交戰，約有數十餘次。椒花子曰：「二位女妖，聽吾告爾：而今殺已半日，爾我俱擔且暫歇息，再戰不遲。」二女妖曰：「爾等既是力怯，饒爾歇下片時，整頓精神，又來大戰！」椒花子坐在山邊，金光道姑立於其旁，桃英、棠英品立相對。椒花子曰：「戰了許久，尚未知爾為何妖，可將高妖大名實對吾告。」二英同聲曰：「爾問吾乎？吾乃北海關前桃英道姑、棠英道姑便是！」椒花子曰：「爾自稱為道姑，所

習何道？」桃英曰：「吾所習者，先天大道耳。」椒花子曰：「爾習先天大道，傳自何人？」桃英曰：「吾師乃代天闡道，道號三緘，爾豈未之聞耶？」

椒花聞得「三緘」二字，忙忙起身，問曰：「如今三緘在於何處？」桃英曰：「自拜門後，師已雲遊異地，命吾姊妹仍在本洞修真，俟有傳詔時，方許追隨步履。今向何往，則不知之。」椒花子曰：「如是，爾來與吾拿下寶劍。」桃英曰：「爾屬何人？」椒花子曰：「吾乃三緘仙官門徒，道號椒花子。這個是仙官女徒，道號金光道姑。」二英聽言，齊釋戰器，上前禮畢，迎入洞府，待以酒筵。金光道姑將三服、樂道師投靈宅，以及棄海等另尋棲身事，一一言之。桃花曰：「既屬道兄道妹，俱請入洞中，朝夕聚處煉修，以待師招可也。」椒花子遂辭下山，詳言所以。棄海等不勝欣喜，同如是洞。二英重整筵席，款待諸人。酒宴罷時，將洞分為左右，男女異處，共習大道於茲。

卻說三服、樂道歸見靈宅，靈宅詢曰：「爾道兄妹等願從吾乎？」三服曰：「諸道友以師為旁門左道，不樂從也。」靈宅子曰：「如此，待師明日統率野鬼，佈陣擒之。」